

兩漢五經博士考



兩漢五經博士考

張金吾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兩漢五經博士考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序

門人張月霄好古勤述。所輯續經解金文最外。有雜著十餘種。如兩漢五經博士攷。詳討秦火後尊經立學之繇始。尤有功經學。身沒後。遺書湮晦。去冬偶舉是書。詢其孤英如英如。然曰。五經博士攷。先人早經繕寫。繼以事故未雕耳。余屬其勉竟先志。會月霄從兄吟樵聞之。慨然力任剞劂。并商諸小阮煦涵。共襄厥費。遂克付梓。英如請余識其德。以示毋忘。余既幸是書之得流布藝林。又重嘉吟樵煦涵兩君之篇本支而敦古誼也。遂敘其緣起如此。道光乙未春正月上元日。拙經叟黃廷鑑書。

序

張君月霄博學嗜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又能精思貫串，不爲前人所域，一字之疑，必旁引曲證，以求歸於是。所著兩漢五經博士考三卷，首卷載置立博士之始，博士所領之事，前後辟舉之法，增益之數，以及歷代詔疏，總其綱也。次卷載說經諸家立學之始，著其傳也。末卷載建元以前博士，次之以五經博士，終之以諸侯博士，詳其人也。其采摭也，辯其考證也，哲其多聞而闕疑也，慎陳子準謂其足補朱氏立學一門之闕，非虛語也。嘗謂自孝武置五經博士，昌明經學，朝廷大議，羣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如雋不疑引輒拒蒯瞶，以斷衛太子之獄，蕭望之引士句不伐喪，以沮匈奴之伐，若此類者，散見各傳，是其時猶以經義見諸實用，非徒以虛文密尚儒術也。光武中興，分博士十四員，各習一經，時功臣宿將如鄧禹、朱賈、戴威，能通習經義，一時朝野嚮學，鬱爲風俗，所誦者先王所傳者聖法，暨乎晚季，猶復人識綱常，族敦名節，此又經術之著於實效者也。後世法律繁興，而經義遂爲虛設，學者以經術自娛，於政事風教無與也。夫窮經以致用，致用莫大乎教人取士，是編匪直援引該洽，實兩漢教人取士之法在焉。今天子右文典學，海內握鉛懷槧，家自爲說者，駸駸乎有兩漢之風，則將求所以振經學而淑人才，其必於是乎有取已。道光六年歲在丙戌三月，孫原湘拜序。

序

六經之不亡也。賴有漢儒也。守之如城郭。傳之如球圖。確然奉一師之說。不敢尺寸出入。豈其人盡愚陋。無開通之識哉。一時君相。爲之立學官。置博士。必集老師宿儒。辨難折衷。懂而後定。豈遂無兼收廣採。日新月盛之望哉。其爲博士者。稽同異。辨然否。國有疑事。掌承問對。馳傳巡省。郡國錄冤獄。行風俗。舉廉孝。豈朝廷衆臣。舉不若抱殘守缺。槁項黃馘之徒哉。其務之也專。故其植之也固。其別之也嚴。故其持之也定。其求之也以實。故其應之也不以文。假令漢初之儒。各以意說。好異喜新。以浮辭相尙。則六經之文。改竄盡矣。經生之業。敗裂盡矣。豈復有咫聞寸義。得存於今者哉。今夫土鼓之爲雲門也。椎輪之爲大輅也。聖人爲之也。席地之爲几案也。鼎俎之爲槃盂也。聖人復起。亦無以易焉者也。是卽人心之慣利。習尙之剗巧。轉移乎氣運。而不能自反者也。而遂謂古聖之制作不逮後人。可乎不可也。學非四教。人非十哲。勸輒詆漢儒。以爲概未聞道。其亦弗思爾矣。且夫漢學之可考見於今者。公羊氏而止矣。毛公之詩。節目不備。其餘衆家。或掇拾於煨燼之中。章駁句脫。大義了不可知。今之所謂漢學者。獨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漢學之大賊也。西漢經師。大抵各爲一說。不能相通。就其不相通。而各適於道也。此正聖人微言大義。殊途同歸之所存也。康成兼治衆家。而必求通之。於是望文穿鑿。惟憑私臆。以爲兩全。徒成兩敗。此正徐防所謂輕侮道術者也。孟喜改師法。文帝擯之。趙賓巧慧。諸儒不切。使康成生西京之世。其誰

能容之惜哉。漢學亡而所存者獨一不守家法之康成也。月霄張君述兩漢諸經立學之始末。博士設官置員之沿革。及其人姓名之著見於載籍者彙而錄之。爲兩漢五經博士考。非以示搜采之富而已。當時致嚴致慎之意。浸衰浸微之故。蓋略具於是焉。嗟乎。昔之時一人不能獨盡一經。今之時以一人治六經而有餘。昔之時立一家之學。至各相讎難不能相容。今之時說經之書。略有可采。列之四庫。黃金白鐵。治爲一鑪。惟所取之。窮簷委巷。絃歌相聞。莫不誦法孔子。一命之士。迄於卿相。無不以通經起家者。其視漢初鬱滯壅絕。求一方正博學之士。若不可得者。其於經術果何如哉。此予三復月霄之書。而不禁喟然興歎者也。道光六年秋七月。武進李兆洛序。

覆陳君子準論五經博士書

辱承誨墨，開益良多。感佩感佩，中有與拙見互異處，不敢強爲苟同。謹就一得之愚，質諸左右。其言之質直，特惠子之知我也。後漢書霍詡傳：孝文帝始置五經博士，前據家藏北宋重刊景祐本，改作一經。南宋戊辰藝瑱刊本亦作一經。引浚儀之說以證之。王伯厚曰：孝文時五經列于學官者，惟詩而已。今讀手書，并尋繹注意，自合以五經爲是。惟是孝文置五經博士，別無明文可證。章懷注云：不知何據。蓋亦闕疑之意。竊意文帝時止名博士，本無五經之稱。霍詡云云，蓋從後追稱耳，不必曲爲之說也。又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來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若然，則孝文時止有傳記博士，無五經博士也。明甚。呂氏之說，玉海一百二十三引呂祖謙曰：孝文尙置傳記博士，安有獨遺五經之理。毋乃似是而非歟。又曰：至孝武皇帝，頗有詩禮春秋先師，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夫孝武時尙一人不能獨盡其經，而謂孝文時已立學官，是又必不然矣。此則紬繹君說而悟及之者也。浚儀謂齊魯韓詩立于文景，蓋以申公韓嬰爲文帝博士，轅固爲景帝博士，故爲此說。君以爲別無明文可證，良是。君又謂三家詩武帝時立，其說固確。然亦無明證。要之三家詩，慶氏禮立于何時，俱無可攷。闕之可也。又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書若然，則施孟兩家似非宣帝所立。然施讎、孟喜俱事孝宣，又斷非武帝所立意者。施孟卽楊氏，施孟立而楊氏廢，故西漢諸儒自太史公

外無習楊氏易者。從武帝時言之。則曰楊氏。從宣帝以後言之。則曰施孟子。駿易則施孟云。蓋亦從後追稱耳。若施孟立于何年。則班氏已不能確指矣。

兩漢博士冠以某經與否。雖無明文。然自李封外。如公羊博士嚴彭祖。漢書儒林傳魯恭拜魯詩博士。後漢書儒林傳

歐陽尚書博士闕。東觀漢記顏氏博士闕。後漢書儒林傳中興有大小戴博士。同上上。不皆足爲博士冠。以某經之證歟。見

於史者。章章若此。謂之未見竊疑過矣。

前以建元以前博士置篇首。建元以後。則標某經博士之目。今思某經之稱。自前所稱外書闕有間。卽或師承可考。而強爲附麗。終嫌臆斷。竊擬重爲更定。首之以博士僕射。博士祭酒。領綱紀也。次之以建元以前博士。溯舊制也。又次之以五經博士。以所習之經爲次。不標某經博士之目。存疑也。終之以諸侯博士。不敢與王官並列也。如此庶不沒官制之實。亦不失闕疑之意。俟繕寫畢。續當就正。

中平中。徵荀爽等十四人。十四博士。斷無一時並闕之理。蓋漢官儀所謂待詔博士耳。博士十四員。適徵十四人。則各習一經。各當一闕。可知。又可爲博士有某經之證。

蘇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蓋王莽之六經祭酒耳。讀章懷注自見。非博士祭酒也。平帝世有博士僕射。無博士祭酒也。

鮭陽鴻。今本元和姓纂作少府。案廣韻十二齊。鮭字下注云。漢有博士鮭陽鴻。似辨證所引爲是。

兩漢之制。立于學官者。置博士。未立學官者。西漢曰議郎。亦曰待詔。儒林傳所謂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

劉向周慶丁姓是也。東漢曰講郎。儒林傳所謂擢高第爲講郎是也。若未立學官而置博士。史無可據。未敢以爲是也。

徵江公孫爲博士。蓋以他經博士兼授穀梁耳。非眞爲穀梁博士也。且穀梁立學。江博士已死。史有明文。前列江公孫于穀梁博士中。誤。辱蒙指示。幸甚。

古文尙書慶氏禮。東漢未立學官。而周防楊倫以明習古文。徵補博士。曹充等三人以習慶氏禮爲博士。蓋以他經博士兼授古文尙書慶氏禮耳。又案經典釋文曰。後漢三禮皆立博士三禮者。大小戴及慶氏也。若然。則慶氏禮者。豈亦嘗立于學官。如左氏之旋立旋廢。而史失載耶。敢以質博學者。有明著述。除地志家乘。本不足據外。如萬姓通譜。採摭廣博。謬誤附會。均所不免。所載良變比人交鮭。湛雲諸人。未審究係何本。不敢據以採入。所惜者。未得名賢氏族言行類彙一讀耳。

學問一道。不廢詰難。古人意見不合。往往反覆辨論。非逞辭也。求歸于是而已。惟君直諒多聞。幸不置金。吾于不屑教誨之列。故敢直陳拙見。尙希一一教正。則拜賜無既矣。

附錄原書

尋繹尊著淹雅貫串。足補竹垞立學一門之闕。不採明以後書。尤爲卓識。敬服。雨窗檢兩漢書。就鄙見所及。略疏一二于後。諒通懷不以爲忤也。

後漢書霍詡傳。孝文帝始置五經博士。尊著據王伯厚說。改作一經。揆檢家藏臨何氏義門校宋本亦作

五、玩章懷注，似五字較長，惠氏補注引義門說，似亦以五字爲是。舊本作一經，蓋傳寫之誤。伯厚從而爲之說，未敢以爲是也。

漢書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尊者引王伯厚曰：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今并詩爲五耳。揆案立五經而舉其四者，此四經至孝宣時皆有增置耳。唯有云者，言僅有一家。若詩則齊魯韓三家，武帝已並立學。孝宣時亦無增置，故不舉，非謂文帝已立也。尊者據王伯厚說，謂魯詩韓詩，文帝時立，齊詩景帝時立，別無明文可證。

尊者據王伯厚說，謂建元以前止名博士，建元以後始有某經博士之名。揆案建元以後，博士之見於史者至多，從未見有某經博士之稱。竊意兩漢之官，但名博士耳，其所掌教則以各家別之。以李封爲左氏博士，此便文耳。若敍封之官銜，不過云拜博士。又案博士雖有定員，其人數似亦不拘。如中平五年徵荀爽等十四人，未必十四博士。一時頓缺，而此十四人者，又適習此經，各當此缺也。不過汲引名士，以文學之秩待之耳。又可知兩漢博士本無某經之稱。

蘇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此所謂博士祭酒也。宜另立標題置篇首。鮭陽鴻，今本元和姓纂作少府，與辨證所引異，未知孰是。

尊者以江公孫列穀梁博士，首揆案王伯厚云：宣帝以江公之孫爲博士，授穀梁，未名穀梁博士也。至甘露三年始置穀梁博士。據此則穀梁立學，江博士已死，未可列之穀梁博士中。又案江博士時，穀梁雖未

立學其所習則穀梁也。蓋兩漢之制立於學官。則置一博士以領之。穀梁未立學。則雖置博士。不以教弟子。課試著之令甲也。若周防、楊倫以明習古文尙書徵補博士。曹充等三人以習慶氏禮爲博士。俱同此例。

同里陳君子準名揆諸生。好學嗜古。家藏書籍。手自讎勘。丹黃爛如。蓋讀書者之藏書也。爲文宗法震川。尤留心邑中掌故。著琴川志若干卷。琴川續志若干卷。今春以拙著五經博士考就正於君。繼以體例未合。重爲更定。乃繕藁未竣。而君已歸道山矣。毘陵李申耆先生跋洪飴孫三國職官表云。吾黨之士。自孟慈沒。而聲然有志纂述者。瞠乎如失。所依據意消沮。而力不自前。嗚呼。金吾於君。不猶是情懷也歟。謹錄君書暨金吾覆書各一通。弁諸簡首。以當序例。

兩漢五經博士考

此據後知不足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祖、頌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者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後漢書徐防傳注引漢官儀

博士掌通古今漢書百官公卿表辨然否藝文類聚四十以五經教子弟通典二稽合同異北堂書鈔講語六十七五始六十七引

論漢官公卿表國有疑事掌承問對續漢書百官志錄冤獄行風俗漢書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復續論

語爲職漢書百官公卿表諫諍爲官

漢設四科之辟第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太平御覽二百博士取學通行修博識多藝曉古文爾雅

能屬文章者爲高第通典二十七曰舊博士朝賀位次中郎藝文類聚四十六引李邕別傳曰時賈誼學博士

上善公言正月大朝官吏稱先生不得言君其弟子稱門人藝文類聚四十引博士公府長史前

博士選有三科高第爲尙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漢書孔昭帝時選博士通政事

者補郡國守相漢書蕭中興高第爲侍中小郡若郡尉通典二十七引晉車允曰二漢博

士限年五十以上玉海百廿二引漢書後漢書楊仁傳博士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尙

書通典十三載督郵板狀尙孝經論語彙綜載籍窮微闡奧通典十三窮微闡奧下有師事某

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世六屬金吾案通典十三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

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漢官儀

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

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漢書成帝紀

章帝建初四年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樊豐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後漢書章帝紀

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後漢書章帝紀

建武七年太僕朱浮以國學旣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宏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

後漢書朱浮傳

永平十四年，司空徐防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倚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爲非，義說爲得理，輕侮道術，淺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論衡明等曰：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呵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不出橫雖不得從說，不發苦詩，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祇不劇厲欲求銛也。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後漢書徐防傳：東觀漢紀曰：徐防上疏曰：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于此宏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千化，雖從來久，六經義微，學問淺淺，誠宜反本，改蠲其失。御太后臨朝，儒學陵替，尚書郎樊豐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襲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